

左傳

館書圖京東				
一	四	函	經	漢
五	一	架	書	書
册	號	架	函	類

漢書門				
一	五	函	五	九
五	三	架	〇	〇
册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二	五	函	漢
七	九	架	書
四	〇	架	類
二	五	架	〇
〇	四	架	〇

(八本)

不許帶出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904
冊數	15(8)
函號	274 134



春秋經傳集解襄二第十七五淺草文庫

杜氏 盡十五年

經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

相吳子在相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夏五月

甲午遂滅偃陽偃陽妘姓國今彭城傳陽縣也

公至自會無傳楚公字貞鄭公孫輔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荀罃不書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

左氏傳

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勝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光先至於師為盟主所尊故

在勝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非國

兩稱各氏殺者非卿故稱盜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成鄭虎牢諸侯

各受晉命成虎牢不復為晉命故獨書魯成而不敘諸侯楚公子貞帥師

救鄭公至自伐鄭無傳

傳十年春會于相會吳子壽夢也壽夢吳子乘

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

離不敬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東諸侯會遇非本期地故不書會高厚高固子也

癸丑月二十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

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厚與光俱不敬弃社稷也其

將不免乎為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執其君光傳夏四月戊

午會于相經書春秋書始行也戊午月一日晉荀偃士匄請伐

偏陽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常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為附庸

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

丙寅圍之弗克丙寅四月九日孟氏之臣秦襲父鞮

重如役

董父孟獻子家臣

偃陽人啟門諸侯

之士門焉

見門開

縣門發聊人紇扶之以出

門者

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紇聊邑大夫仲尼父叔深紇也聊邑魯縣東南

城是也言紇多力扶

舉縣門出在內者狄虺彌建大車之輪而

蒙之以甲以為櫓

狄虺彌魯人也

左執之右

技戰以成一隊

百人

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

如虺者也

詩邯

主人縣布董父登之及堞而

絕之

偃陽人縣布

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

三主人辭焉乃退

主人嘉其勇故

帶其斷以

徇於軍三日

帶其斷以

諸侯之師久於偃陽

荀偃士句請於荀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

向夏恐有災雨從丙寅至庚寅二十五日故曰請班師

班還

怒荀偃投之以机出於其間

出偃句

曰女成

二事而後告余

二事代偃

余恐亂命以不女

違

既成改之

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率帥老夫

以至於此既無武守

無武守

而又欲易余罪

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

謂班師也

余羸老也可

重任乎

不任受如此責

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

言當取也

以謝不克之罪

五月庚寅

月四日

荀偃士句帥卒攻偃

陽親受矢石

躬在天石間

甲午滅之

月八日

書曰遂

滅偃陽言自會也

言其因會以滅國非之也

以與向戌向

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

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

言見賜之厚無過此

若專

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

以死請乃于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

桑林

桑林殷天子之樂名

荀偃

士句曰

諸

侯宋魯於是觀禮

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魯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

有禘樂賓祭用之

禘三禘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唯天子則用諸侯樂

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

言俱天子樂也

舞師題以

旌夏

師樂師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

晉侯懼而退

入于房

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偶有所畏

去旌卒享而還及

著雍疾

晉侯疾也著雍晉地

卜桑林見

崇見於此

荀偃士

句欲奔請禱焉奔走還荀營不可曰我辭禮

矣彼則以之以用也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言自當加

罪於晉侯有間間疾也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

謂之夷俘諱俘中國故謂之夷偪陽姁姓也使周内史

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霍晉邑內史掌爵祿廢置者使選偪

陽宗族賢者今居霍秦姁姓之祀善不滅姓故曰禮也使周史者示有王命師歸

孟獻子以秦董父為右嘉其勇力生秦丕茲事仲

尼言二父以力相尚事仲尼以德相高六月楚子囊鄭子耳

伐宋師于訾毋宋地庚午圍宋門于桐門不成圍而

攻其城門晉荀營伐秦報其侵也侵在九年衛侯救宋

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

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

曰國病矣師數出疲病也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

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

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亦兼受楚之勅命也皇耳皇戌子孫

文字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繇兆曰

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

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

獲鄭皇耳于大丘蒯孫林秋七月楚子囊鄭

子耳侵我西鄙於魯無所取諱而還圍蕭八

月丙寅克之蕭宋邑九月子耳侵宋比鄙孟獻

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競爭也周猶不堪

競況鄭乎周謂天子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鄭簡公勿

少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知三士任其禍也為下盜殺三大夫傳莒人間諸

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有討鄭之事諸侯伐

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太子

宜賓之以上卿而今晉悼以一時之宜令在滕侯上故傳從而釋之己酉師于

牛首鄭地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

而黜其車禦牛首師也黜減損尉止獲又與之爭獲囚

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言文車猶多過制遂弗

使獻不使獻所獲初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

子師氏皆喪田焉洫田畔溝也子駟為田洫以正封疆而侵四侯田

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

八年子駟所殺於是子駟當國攝君事也子國為

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

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

攻執政于西宮之朝公殺子駟子國子耳劫

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子孔公子子

不告利得其處也為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尉

十九年殺公子嘉傳子西聞盜不徹而出子西公子孫

尸而追盜先驅尸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

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子國為門者置

門庄羣司具閉府庫慎閉藏守備成列

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尸而攻盜於

北宮子蟠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

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

尉翩尉止子子孔當國代子為載書以位序

聽政辟自羣卿諸司各守其職位以大夫諸

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孔欲誅之子產止之請

為之焚書既止子孔又勸子產不可曰為書

以定國眾怒而焚之是眾為政也國不亦難

乎難以子產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

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眾子得所

欲欲為眾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眾

與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眾而後

定不於朝內燒欲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

晉師城梧及制欲以偏鄭也士魴

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

焉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脩其

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還繞也陽楚師

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

可與戰矣武子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

侯以益耻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

楚師夾潁而軍

潁水出城陽王下蔡入淮

子矯曰諸侯既

有成行必不戰矣

言有成去之志

從之將退不從亦

退

從猶也

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

以退之

楚以退

宵涉潁與楚人盟

夜渡畏 欒黶

欲伐鄭師

伐涉

者有營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

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

致怨為後

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

笑克不可命

勝負難要不可命以必死

不如還也丁未諸

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

致怨以 楚人亦還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

二子王 王右伯輿

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

致奔

殺史狡以說焉

說王

不入遂處之

處叔 晉侯

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

爭姑 王叔

之宰

宰家

與伯輿之大夫瑕禽

瑕禽伯輿屬大夫 坐

獄於王庭

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

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篔門閨竇之人而皆

陵其上其難為上矣

簞門、紫明、閨竇、小方狀如

圭也言伯與微賤之家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

至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

平王從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與之祖皆在其中主為

王備犧牲共祭犯王恃其用故與之盟使世守其職駢旄赤牛也舉駢白世世無失職

若言我

簞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

言我若貧賤何能來東使王恃其用而與之盟邪底至也今自王叔之相也政

以賄成隨賤制政而刑放於寵寵臣專刑官之師

旅不勝其富師旅之長吾能無簞門閨竇乎

言王叔之屬富故使吾貧唯大國圖之圖猶下而無直則

何謂正矣正者不失下之直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

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寡子知伯與直不欲自專故推之於王

使王叔氏與伯與合合要王叔氏不能舉

其契要契之辭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

卿士以相王室代王叔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增立中軍為二千五百人

為軍 夏四月四卜鄆不從乃不郊無傳鄆公孫會

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

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世子光至復在莒子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

城亳城鄭地伐鄭而書公至自伐鄭無傳

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

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晉遂會于蕭魚鄭服而諸侯公至百會無傳

至者觀兵而楚人執鄭行人良霄良霄公孫

不果侵伐也冬秦人伐晉

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

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告款

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征賦稅也三

之家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政者霸國

大國三軍魯次國而為大國武子固請之穆

子曰然則盟諸晉子知季氏將乃盟諸僖閱

僖宮 誚諸五父之衢五父衢道名在魯國

之門南誚以禍福之言相要

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三分國

三字各毀其乘壞其軍乘分季氏使其乘之

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使軍乘之人率其邑

不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

傳曰季氏盡征之民辟倍征故盡屬季氏孟氏使宰為臣若子若

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叔孫氏使盡

為臣盡取子弟以不然不舎制軍分民不

其故而改作也此蓋三家盟誚之本言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

夫曰不從晉國幾亡也幾近楚弱於晉晉不吾

疾也疾急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

死於我言當作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與固

也魯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

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

不能吾乃固與魯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

於宋使守疆場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

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

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

而重賂晉師乃免矣言如此乃免於晉楚之難夏鄭子展

侵宋欲以致四月諸侯伐鄭已亥齊太子光

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傳纒齊太子光所以序首也

向戌不書宋公在會故其莫晉荀營至于西郊東侵舊

許許之舊國鄭新邑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

會于北林師于向向地在潁川長杜縣東北右還次于瑣

北行而西為右還滎陽宛陵縣西有瑣侯亭圍鄭觀兵于南門

也西濟于濟隧濟隧水名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

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慎敬廢儀謹辭

令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數伐鄭皆罷於道路乃

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瀘年瀘積年穀毋壘

利專山川之利毋保姦藏罪人毋留慝速去惡救災患

恤禍亂同好惡禘三室禘助也或間茲命司慎

司盟名山名川司不神羣神羣祀羣祀在祀典者先王

先公

先王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北也先公始封君

七姓十

二國之祖

七姓曹衛鄭曹滕姬姓邾少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已姓杞

姓薛任姓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

明神殛之

殛誅也

俾失其民

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踣斃也

楚子囊乞旅于秦

乞師旅於秦

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

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鄭逆服故更伐宋也秦師不書不與伐宋而還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

此夏諸侯皆復來故曰悉師

入使良霄大宰石與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

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

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

書曰行人言使人也

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以為讖也既而後告故書在蕭魚下石與為介故不書

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

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

展出盟晉侯二盟不告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

經書秋史失之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片侯

備也禁侵掠晉侯使叔盱告于諸侯叔盱叔向也告諸侯

亦使救鄭囚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

罪大國致討苟有以籍手鮮不赦宥寡君聞

命矣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赦其罪人德義如是不敢不奉命鄭人賂

晉侯以師惺師觸師蠲惺觸蠲皆樂師名廣車駟車

淳十五乘甲兵備廣車駟車皆兵車名淳糶也凡兵車百

乘他兵車及廣歌鐘二肆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

二及其罍磬罍磬皆樂器女樂二十八十六晉侯以

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

諸華在四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

所不諧諧亦和也請與予樂之共此辭曰夫和戎

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憾

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

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

殿天子之邦詩小雅也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邦殷鎮也

樂只君子福祿攸同攸所便蕃左右亦是帥

從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夫樂以安德和也

義以處之處位也禮以行之行教也信以守之守

仁以厲之厲風俗也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

來遠人所謂樂也言五德皆備乃為樂非但金石書曰居安

思危逸書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規正也

公日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

戎待遇不能濟河渡河南夫賞國之典也藏

在盟府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

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秦

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爵也不書救

鄭已屬晉無所救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

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從輔氏渡河與鮑交代

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不書敗績晉恥易秦而敗故不告也櫟晉地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琅邪費縣南有台亭季孫宿帥師救百遂入郟郟莒邑夏

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五年會於戚

不與盟而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赴以各

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

台遂入郟乘勝入郟報見伐取其鐘以為公盤夏晉

士魴來聘且拜師謝前年伐鄭師秋吳子壽夢卒壽

吳子臨於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吳始

通故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方城外同姓

於宗廟所出王同宗於祖廟始封君同族於

禰廟父廟也同族謂高祖以下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

諸姬同為邢凡蔣茅昨祭臨於周公之廟即

廟也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為國共祖周公冬楚子囊秦庶長無

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取鄭在前年梁

國睢陽縣東有地名楊梁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

相子相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

於諸侯諸侯對曰宋婦所生若而人不敢

數故曰妾婦之子若而以言非也無女而有姊

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

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陰里周大夫結成也為十五年劉夏

逆王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士魴聘在此年

夏媯君臣不敵故禮之秦嬴歸于楚秦景公妹為楚司

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子庚莊王子午也諸侯夫

人父母既沒歸寧使卿故曰禮

經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邾邾小國也

勝有邾事傳例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王也成

二年大夫冬城防

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

也書勲勞於某也相二年傳曰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及行飲至合饗

策勲焉禮也相十六年傳又曰公至自代鄭以飲至之禮也然則饗告廟及飲至及書勞

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志闕乃不書至傳因獻子之專以發明凡例釋例詳之

邦亂分為三國分為三部師救邾遂取之魯

也經不稱師不謂二千凡書取言易也徒及用

千五百人傳通言之師徒而不勞雖國亦曰取用大師焉曰滅敵入陣戰斬獲

雖邑亦弗地曰入謂其國邑荀營士飭卒

晉侯蒐于縣上以治兵為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以與眾共

使士甸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昔臣習於

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甸佐

之句今將讓故謂爾時之請從伯游荀偃將

中軍代荀士甸佐之位如使韓起將上軍辭

以趙武又使欒廩以為武位男故辭曰臣不如

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

軍武自新軍起韓起佐之位如欒廩將下軍

魏絳佐之魏亦如故絳自新軍新軍無帥將

晉侯難其人使其行吏率其卒乘官屬以

從於下軍禮也得慎舉晉國之民是以大和

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

下皆讓欒廩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

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

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其是之謂乎周書呂刑也一人太子也寧安也亦長也義取上有好善之慶

則下類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其福

孚詩大雅言文王善用法故言刑善也及其能為萬國所信孚信也

襄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詩小雅刺幽王

役使不均故從事者怨無言不讓也世之已之勞以為獨賢無讓心

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能者在下位則小貴尚而讓之

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讓慝黜

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

功以加小人加陵也君子在位者小人伐其技以馮君

子馮亦陵也自稱其能為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竝生由

爭善也爭自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傳言晉之所以興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

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

而應受多福多福謂為君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鄆

鄆在成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弘大也

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

秋窳窳之事

窳，厚也。窳，夜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

以從先君於禰廟者

從先君代為禰廟。

請為靈若厲

欲受惡謚以歸先君也。亂而不損曰靈。戮殺不辜曰厲。

大夫擇焉莫對

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

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

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

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

從之傳言子囊之善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

繼之

子庚楚司馬

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

也養叔養由基也

必易我而不戒

戒備也

子為三覆以

待我

覆伏兵

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

楚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吊

天道相吊恤

詩曰不吊昊天亂靡有定

言不為吳天所恤則

致罪也為明年會向傳

冬城防書事時也

士功雖有常節通以事間

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鄭

良霄大宰石奭猶在楚

十一年楚人執之至今

石奭言

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先征五年而卜吉

行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五年五年卜皆不習

則增脩德而改卜不謂今楚實不競行人

何罪不能脩德與晉競止鄭一卿以除其偏一卿謂

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位不偏則木

則事使歸而廢其使行而見執於楚鄭又遂

晉固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

乎楚人歸之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

甸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

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叔老聲伯

二瑯會晉敬事魯國野人自是輕為幣而益

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外於會也齊崔杼宋

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慎慢不攝故貶稱人蓋

欲以警率諸侯辨成霸功也吳來在會諸侯

會之故曰會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無夏四

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

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

人伐秦

齊宋大夫不

已未衛侯出奔齊

諸侯之策

書孫甯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夫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不書名從

晉

莒人侵我東鄙

無傳報

秋楚公子負帥師

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

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傳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

前年為

會于向為

吳謀楚故也

謀為吳

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

以退吳人

吳伐楚喪故以為不德

執莒公子

務婁

在會不

以其通楚使也

莒貳於楚故

將

執戎子駒支

駒支戎

范宣子親數諸朝

行之

亦設日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

瓜州

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為瓜州允姓瓜州地在今燉煌

乃祖吾離被

苦蓋

蓋苦之

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

蒙冒我

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

腆厚

與女剖分而食

中分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

語漏洩則職女之由

職主

詰朝之事爾無與

焉詰朝、明且、不使、復得與會事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

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太德

蠲、明也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也四嶽、堯時方伯姜姓

也裔、遠也毋是翦弃翦、削也賜我南鄙之田狐

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

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

不貳不內、侵、亦不、外、叛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

鄭盟而會成焉在、僖、三、十、年於是乎有殺之師在、僖、

三、十、年晉禦其上戎元其下元、猶、當、也秦師不復我

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拮之其、拮、

是、也與晉踣之踣、僵、也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

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言、給、晉、役、不、曠、時以從

執政猶殺志也意、常、如、殺、無、中、二、也豈敢離邊今官之

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

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幣幣不通言語

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費焉費、闕、也

賦青蠅而退青蠅詩小雅取其儻宜子辭焉

辭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成愷悌不信讒也

特達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

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齊子叔老字也言

並書二卿吳子諸樊既除喪也乘卒至此秦十七

而除喪將立季札札諸樊季札辭曰曹宣公

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曹君公子負

而自立事在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

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諸樊適

義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

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奔其室而耕乃舍

之傳言季札之諱且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

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役在晉侯待于竟使

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言經所以及涇不濟

諸侯之師不濟渡也涇水出安叔向見叔孫

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詩邶風也義取於深

在於必濟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蟠

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

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

濟濟涇而次傳言北宮括所秦人毒涇上流

師人多死飲毒故鄭司馬子蟠帥鄭師以進師

皆從之至于械林械林秦地不獲成焉秦不服荀偃

令曰鷄鳴而駕塞井夷竈示不反唯余馬首是

瞻言進退從已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

首欲東乃歸厲惡偃自專故弃之歸下軍從之左史謂

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中行伯荀偃也莊子魏絳也左史晉

欒黶曰夫子命從帥夫子謂荀偃欒伯吾帥也

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以從命為待也欒黶下軍

帥莊子為佐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故曰吾帥

遺秦禽軍帥不和恐多為秦所禽獲乃命大還晉人謂之

遷延之役遷延却退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

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欒鍼欒黶

第也二位謂厲將取不耻乎與士鞅馳秦師

死焉士鞅反句子子樂厲謂士鞅曰余弟不欲

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

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樂厲死傷

也而女也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

情也臨事情慢不脩也仲向之會亦死之衛

北官括不書於向亦情書於伐秦攝也能自攝

齊子蟠俱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

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

厲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盈厲之子秦伯

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

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武子樂書厲之父

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書樂厲死盈之善

未能及入武子所施沒矣而厲之怨實豈將

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後

之為傳二十一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

食救戒二子皆服而朝服朝服待日多也盱不召

也盱安而射鴻於園從公二子從之於園不釋皮冠

而與之言皮冠田獵之冠也既二子怒孫文

子如戚威孫文孫蒯入使孫蒯孫文公飲之

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

河之麋無拳無龜職為亂階戚衛河上邑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為亂大師掌樂大夫

大師辭師曹請為之辭以為不可初公有璧

妾使師曹誨之琴誨教師曹鞭之公怒鞭師

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

使歌之遂誦之恐孫蒯蒯懼告文字文字曰

君忘我矣弗先必死欽先公并幣於戚幣子

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六懼

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蘧伯玉對曰君制其國

臣敢奸之奸猶雖奸之庸知愈乎言遂君更

遂行從近關出懼難作欲公使子蟜子伯

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官孫子皆殺之三子衛

疑孫子之也

四月己未子展奔齊

子展衛

公如鄆

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

往使

請和也子

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

澤

鄆人執之

公徒因敗散還初

尹公佗學射於庚公差庚公差學射於公孫

丁二字追公

二子他與差

公孫丁御公

為公御也

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

子魚

差禮射兩軸而還

軸車軌

尹公佗曰子為

師我則遠矣乃反之

他不從了學故言遠始與公差俱退悔而獨還

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

子鮮從

公

子鮮公

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

宗告

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

誣欺也

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

也先君有家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

謂

羅皮冠

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

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

時姜在國故不

公使

厚成故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

而越在他竟越遠也瘠厚成叔名若之何不弔以同盟

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執事衛諸大夫曰有君不弔

也有臣不敏敏達也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

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儀衛

太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

而悼弃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厚弔

羣臣又重恤之重恤謂愍也敢拜君命之厚

拜大貶謝重恤之賜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

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守於國有母弟鱄

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

邾寄衛侯邾齊所滅邾國及其復也以邾糧歸言其貪

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穀衛大夫也以其從君故

欲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言初從君非說之不獲已耳余狐

裘而羔袖言一身盡義唯少有不義喻乃赦之

衛人立公孫剽剽魯公孫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

命於諸侯聽盟會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唁衛

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

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武仲

不書未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道順

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

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為二十六年師歸

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

之軍成國大國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

於是知朔生盈而死朔知營少盈生而朔死盈

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

軍無帥故舍之裘士鮒子也十三年荀營士

新軍無帥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樂晉侯曰

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

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空

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

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

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

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

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

之貳貳卿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

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

之副貳者士有朋友庶人工商阜隸牧圉皆

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賞謂宣揚過則匡

之匡正也患則救之救其難也失則革之革更也自王

以下各有父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怨過

史為書謂大史君舉則書瞽為詩瞽者為詩以風刺工誦箴

諫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大夫規誨規正諫誨其君士傳言士

不得徑達聞君庶人謗君過得誹謗商旅

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百工獻藝獻其技藝

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於路逸書道人行

鐸木舌金鉤徇於路求歌謠之言官師相規自相規正工執

藝事以諫所謂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

常也

有道人徇

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

肆於民上

肆放也

以從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

不然矣

傳善師曠能因問盡言

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

在前

子囊師于棠以伐吳不出而還子囊

殿

以吳為不能而弗徹吳人自臯舟之

隘要而擊之

臯舟吳險

楚人不能相救吳人

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傳言不備

主使劉定公

賜齊侯命

將昏於齊故也定公劉宴位賤曰

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

世胙大師以表東海

昨報也表顯也謂顯封東海以報大師之功

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

繫發

今余命女環

環齊靈公名

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

敬之哉無廢朕命

纂繼也因昏而加褒顯傳言王室不能命有功晉

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

問衛逐君當討對曰

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

謂剽已立伐之未可以

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不重

可移就仲虺有言曰亡者悔之亂者取之推

亡固存國之道也仲虺湯左相君其定衛以待時

乎待其昏亂之時乃伐之冬會于威謀定衛也定立范

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折羽為

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楚子囊還自伐

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楚徙都郢未

變公子儀因築城為亂事未得說君子謂子

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謂前年謚將死不忘

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

于周萬民所望也詩小雅忠信為周言德

經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

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逝王后于齊劉采地夏

鄉書爭劉夏非卿故書名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逝女夏齊侯伐我

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無傳遇魯地書至遇

季孫宿救孫豹帥師城成郟備齊故夏戮秋

非利所譏

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無傳八月無丁巳丁巳七月一日也日月必有

謀邪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

卒四同

傳十五年春宋向成來聘且尋盟

載二十一年豹之聘尋二十

一年喜

見孟獻子尤其室

通也日子有令聞

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

毀之重勞且不敢問

傳言獻子友于兄且不隱其實

官師從

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官師劉夏也天

子宮師非卿也劉夏獨過魯告魯故不書單靖公天子不親管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故曰

卿不行

楚公子午為令尹

代子公子罷戎為

右尹蔣子馮為大司馬

子馮叔

公子橐師為

右司馬公乎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

屈到

子乎追舒為箴尹

追舒在王

屈蕩為連尹

養由基為官廩尹以靖國人君之謂楚於是

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

心

無觀覲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



也詩周南也實置也行則也周徧也詩人

之志以官入為急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

居其列所謂周行也言自王以下諸侯大夫

行之志也甸采衛五服之名也天子所居十

里曰甸其外曰侯服次曰甸服次曰男服次

曰采服次曰衛服五百里鄭尉氏司氏之亂

其餘盜在宋亂在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

故納賂于宋三子之父皆為以馬四十乘百

十與師拔師惠樂師也三月公孫黑為質

焉公孫黑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

之良司臣而逸之賢而託諸季武子武子實

諸下子罕以司鄭人醢之三人也三人者女

師惠過宋朝將私焉私小其相曰朝也相

者惠曰無入焉相曰朝也何故無入惠曰必

無入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

之賒必無入焉故也千乘相謂子產等也言

而歸之是重淫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不畏霸主故敢伐魯於長

乎城成郭郭郭也秋邾人伐我南鄙亦貳於晉故也使

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伐魯未之

也也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明

年會渙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夏子西也

言諸侯畏晉故卿共葬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

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能治玉者玉人以為寶

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

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藉

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為盜所害納

此以請死也請免死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

之攻之攻治也富而後使復其所賣玉得富十二月

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堵狗者女父之族狗娶於

晉范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而作亂故奪其妻歸范氏先絕之傳言鄭之有謀

春秋經傳集解襄二第十五

春秋經傳集解襄三第十六

杜氏

盡二十二年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踰月而葬速也

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

不書高厚逃歸故也溴水出河內軹

縣東南至溫入河

戊寅大夫盟

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共

盟雞澤會重序諸侯今此間無異事即上諸侯大夫可知

晉人執莒子邾

子以歸

邾莒二國數侵晉又無道於其民故稱人以執不以歸京師非禮也

侯伐我北鄙傳齊夏公至自會無傳五月甲

子地震無傳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

伐許荀偃主兵當序鄭上方示叔秋齊侯伐

我北鄙圍郕大雩無傳冬叔孫豹如晉

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平公悼羊

舌貯為傅肱叔向也張君臣為中軍司馬張

子代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祁奚

軍討為公族大夫去劇虞立書為乘馬御代

鄭職就間官韓襄無忌子改服脩官烝于曲沃既葬改喪服脩官選

冬祭也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作主然後

烝掌於廟今晉踰月葬作主而烝祭傳言晉

將有澳梁之警守而下會于澳梁順河東行

命歸侵田諸侯相侵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

比公犁比莒子號也十一年十四年莒人侵

齊不克會故且曰通齊楚之使邾莒在齊楚

平公終其事晉侯與諸侯宴于温往來道中故

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頌歌古詩當使齊高

厚之詩不類齊有有偃怒且曰諸侯有異

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齊為大國高厚逃歸高厚若此

知小國必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

殖鄭公孫薑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魯

以下大夫不書故許男請遷于晉許欲諸侯

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唯以其師

遷鄭子矯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

師鄭與許有宿怨穆叔從公從公齊子帥師

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夷平也春

所記不與外事同者客主之言所以為文固

當異也魯邾每會公侯春秋無譏故於此示

例不元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夏六

月次于榭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榭林函氏

晉荀偃欒廡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晉

獨進揚梁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

阪襄城昆陽縣北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

之外不書復伐許而還許未秋齊侯圍郕郕

孟氏邑貳孟孟孺子速徵之孟孺子之子莊齊

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

還海陘魯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再

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禘祀三年喪與民

之未息新伐許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

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

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庶幾乎比

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并父并父

詩小雅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并父詩人責并父為王爪牙不脩其職使百姓受

困苦之憂而無所止居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

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及此見范宣子賦

鴻鴈之卒章鴻鴈詩小雅卒章曰鴻鴈飛

言魯憂困若若鴻鴈之失所大曰鴻小曰鴈宣子曰苟在此敢

使魯無鴻乎鴻集

經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無傳

也四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買布秋

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季帥師伐我北鄙圍

防舟縣東南九月大雩無傳宋華臣出奔陳

暴亂宗室懼而出奔實以冬冬邾人代我南

鄙

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里宋也

司徒印陳大夫衛孫蒯田于曹隧越竟而獵

甲宋不設備飲馬于重丘曹邑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

詢之詢罵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厲惡鬼林

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

伐曹取重丘孫蒯不曹人愬于晉為明年晉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前年圍成秋齊

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防臧

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陽關在泰山鉅平

也魯師畏齊耶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

犯齊師送之而復耶叔紇臧疇臧賈

紇共在防故夜送臧紇失臧齊人

獲臧堅堅臧統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

死使無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

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杖扶其傷而死言使

來言已是惠賜不終也夙冬邾人伐我南鄙

為齊故也齊未得志於魯故邾助之宋華閱卒華臣弱臯

比之室臣閱之弟臯比閱使賊殺其宰華與

賊六人以鉞殺諸廬門合左師之後廬門宋城門合

向戌也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

討於吳遂幽其妻幽吳妻也曰界余而大璧界與

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

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

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已短

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之惡十一月甲午國人

逐瘦狗瘦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

遂奔陳華臣心不自安宋皇國父為大宰為

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周十一月今子罕請侯

農功之畢分公弗許築堵也謳曰澤門之哲實興也

我役澤門宋東城南門也邑中之黔實慰也

我心子罕黑邑而居邑中也子罕聞之親執朴以行築

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

辟燥濕寒暑闔謂門也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

何以為役也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

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傳善子齊

晏楠字卒又晏嬰晏嬰與龐紼斬斬不緝之也紼在

布苴經帶杖管履也苴麻之有子者取其麤食

鬻居倚廬寢苦枕草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

非喪服也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時之所行士

各有不同晏子為大夫而行日唯卿為大夫

經十有八年春白狄來不言朝不夏晉人執

衛行人石買石買即代曹者宜即懲治本

秋齊師伐我此鄙不書齊侯齊

以罪晉侯不入竟

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齊數行不義諸侯同

心俱曹伯負芻卒于師無傳禮當與許男同三同盟楚公

子午帥師伐鄭

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白狄狄之別名未嘗與魯接故曰始夏

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

長子純留二縣今皆屬上黨郡孫蒯不書父在位蒯非卿為曹故也前年衛伐

曹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

厲公訟弗勝厲公獻子所執者公以戈擊之首隊於

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梗陽晉邑

在太原晉陽縣南臯巫各也夢并見之他由見諸道與之言同

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

方則可以逞巫知獻子有死數獻子許諾晉

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雙玉

而禱曰齊環佑恃其險負其衆庶環齊靈公名負依也

弃好背盟陵虐神主神主民也謂數曹臣彪

將率諸侯以討焉虜晉平公各稱臣者明上

未其官臣偃實先後之守官之臣苟捷有功偃獻子名

無祚神羞也官臣偃無敢復濟偃信巫言故以死自

誓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

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溴梁在二十六年盟日同討不庭齊侯

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平陰城在齊北盧縣東北

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夙沙衛曰不能

戰莫如守險謂防門不弗聽諸侯之士門焉

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析文子齊大夫子家曰吾

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

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

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

又聞是弗能久矣不能久齊侯登巫山以望

晉師巫山在盧縣東北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

所不至必施而疏陳之弁侯也疏建旌旗也使

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也也建旆以先驅

輿曳柴而從之以揚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

脫歸脫不張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

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道鳥烏得空邢伯告

中行伯邢伯晉大夫邢侯曰有班馬之聲夜

有烏齊師其道馬不相見故齊師其道叔向告晉侯曰城上

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此衛所殖

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厚也奄人殿師子

始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子故

脰脰頸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不

復欲射兩顧曰為私警州綽曰有如日言必

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反縛其右具丙州

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

險固城守者已卯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在平

東 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郭樂廬死其子

南 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郭盈佐下軍平

陰 西有 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

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荻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荻也雍

門中殺天示孟莊子斬其楛以為公琴莊子孺子

速也楛 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

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二子晉大夫壬寅焚

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齊西州綽門于東

閭齊東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救數闔救馬楛也闔門

榮扣馬大子光也曰師速而疾略也言欲略行其地

無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

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

鞅乃止甲辰東侵及維南及沂維水在東莞東北至北海

都昌縣入海沂水出東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

欲毒 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

庚弗許子庚楚令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

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

從禮不能承先君之業死不穀即位於今五

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

之業矣謂已昧業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

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

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長請嘗之

難易也其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

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襄城縣

於是子矯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張

黑肱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子展

西子守入保內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

伐鄭次於魚陵魚陵魚齒山也在右師城上

棘遂涉潁次於旃然將涉潁故於水邊權築

然水出潁陽城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

滑胥靡獻于雍梁南陽程縣東北有雍氏城

右回梅山在發陽密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

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信再宿也涉於

魚齒之下魚齒山之下有強水故言涉甚雨及之楚師多

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

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歌若吹律以諫八風南風

音微故曰不競也師曠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多死聲楚必無

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亥葦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

南師不時必無功不時謂觸歲月叔向曰在其君之

德也言天時地利不如人和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前年之諸侯也祝柯晉人執邾子邾人執邾子惡及民也公至

自伐齊無傳取邾田自漵水取邾田以漵水為界也漵水出東海

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

無傳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

環卒世子光三與魯同盟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

侯卒乃還詳錄所至及還者盡得禮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無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冬

葬齊靈公傳無城西郭魯西叔孫豹會晉士匄

于柯魏郡內黃縣城武城泰山南

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

毋侵小督揚即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在二十

遂次于泗上疆我田正邾魯之界取邾田

自漵水歸之于我邾田在漵水北今更以晉

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六卿賜之三命

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與尉候奄皆受一命之

服如鞶戰還之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

壽夢之鼎荀偃中軍元帥故特賄之五四為

於魯因以爲名古之獻物必荀偃瘳疽生瘍

於頭瘳疽惡創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

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士匄中

問後也鄭甥荀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目

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

大夫，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不云懷

欒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

如河乃瞑受會也。嗣續宣子出曰吾淺之為文

夫也。自恨以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為懷字之言故也欒魴，欒氏，族不書。兵并林父不別告也。經書是從告。季武子

如晉拜師，謝詩。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代晉

中賦黍苗，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諸侯如

國猶季武子與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

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

睦豈唯敵邑賦六月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

出征以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

銘魯功焉。林鐘律名鐘聲臧武仲謂季孫

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天子銘德諸侯言

時計功，得時動有大夫稱伐銘其功今稱

伐則下等也。從大計功則借人也。借言時

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

得以作彝器彝常也謂若鼎銘其功烈以示

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

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以勝大國

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為城西郭齊

侯發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釁聲姬生光

以為大子兄子曰姪顏釁皆二姬母諸子仲

子戎子戎子嬖諸子諸妾姓子仲子生牙屬

諸戎子屬託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齊侯仲

子曰不可廢常不祥廢立嫡間諸侯難事難

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列諸侯今無故而廢

之是專黜諸侯謂光已有而以難犯不祥也

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廢而

東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夙沙衛為少傅齊

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終

之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無黜刑雖有刑

不在朝市謂犯死刑者夏五月壬辰晦齊靈

公卒經書七月辛卯葬公即位光定位而後葬執公子

牙於句瀆之立以夙沙衛光謂衛教公易已高奔高唐以

叛唐在祝柯縣西北晉士匄侵齊及穀聞

喪而還禮也禮之常不於四月丁未於此年四月

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

以其善於伐秦也十四年晉伐秦子蟾見諸侯師而勸之濟六

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

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惣名以行葬禮傳言大夫有功則賜服路秋八月齊崔

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灑藍齊地書曰齊殺

其大夫從君於昏也傳解經不言崔杼殺而為國討文鄭子

孔之為政也專權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

十年尉止等作難西宮子孔知而不言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楚師至

純門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

以自守也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

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亦以國子然

子孔宋子之子也子然子革父士子孔圭嬖之子

也 宋子圭媽皆鄭穆公 圭媽之班亞宋子而

相親也 亞次也 士子孔亦相親也 僖之四年子

然卒 鄭僖四年魯襄六年 簡之元年士子孔卒 魯襄八年 司

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 司徒孔與二子又相親故相助其室

三室如 一言同 故及於難 故二子 子革子良

出奔楚子革為右尹 子革即鄭丹 鄭人使子展當

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 簡公猶幼故大夫當國 齊惠

封圍高唐弗克 夙沙衛以叛故圍之 冬十一月齊侯圍

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 衛下與齊侯語 問守備焉

以無備告掛之乃登 齊侯以衛告誠掛而

死故不順齊侯 之掛而還登城 聞師將傅食高唐人殖綽工

僕會夜緹納師 因其會食 醢衛于軍城西

郭懼齊也 前年與晉伐齊又鐘其器為鐘故懼 齊及晉平盟于

大隧 大隧地 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 齊晉平盟懼齊故為

柯會以 自固 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 四章曰

其欲引大國以自救 誰因誰極控引也 叔向日於敢不承命

叔向度齊未肯以盟服故詐救魯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

以不懼乃城武城衛石共乎卒石悼子不哀

買之子石惡石惡之子孔成子曰是謂廢其本我必不有

其宗為二十八年石惡出奔傳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晉人盟

于向向莒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盟于澶淵澶淵在頓立縣南今名繁汗此衛地又近戚田秋公

至自會無傳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

子燮莊公蔡公子履出奔楚燮弟陳侯之弟

黃出奔楚稱弟明無罪也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

日有食之無傳季孫宿如宋

傳二十年春及晉平孟莊子會晉人盟于向

督揚之盟故也昔數代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復共盟

結其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齊與晉平邾人驟至

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驟數也謂十五年秋孟

莊子伐邾以報之既盟而又蔡公子燮欲以

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

奔楚與兄同謀陳慶虎慶黃畏公子黃之偪

偪陳卿恐黃偪奪其政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同欲楚

人以為討討黃公子黃出奔楚奔楚初蔡文

侯故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先君文侯

能行而卒宣十七年楚人使蔡無常徵發公

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欲

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罪其陳侯

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稱弟罪陳公子

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

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為三

年陳殺齊子初聘于齊禮也齊魯有怨朝聘

故曰初繼好禮絕今始復通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

向戌聘在褚師段逆之以受享段共公子

十五年

國受賦常棣之七章以卒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

子好合如鼓瑟琴宜爾室家樂爾妻祭言二國好合宜其室家相親如兄弟宋人

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詩小雅

雅卒章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喻聘宋得其時公賦南山有臺南山有臺

詩小雅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喻武子奉使能為國光暉武子去

所曰臣不堪也云所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悼子

甯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

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惡

名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

有餒而已不來食矣餒餓也悼子許諾惠子遂

卒又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

漆間立來奔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間亭以邑出為

叛適魯而言來夏公至自晉無秋晉欒盈出

奔楚盈不能防閑其母以九月庚戌朔日有

食之無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無曹伯來

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于商任商任地關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謝

八年伐齊之師泝水之田邾庶其以漆閭立來奔庶其邾大夫

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

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

仲曰子盍詰盜也詰治也武仲曰不可詰也統又

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

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

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吾謂國中子為

正卿而來外盜使統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

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漆閭

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

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與馬給其賤後從且至牧凡小等之

人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

或難焉統也聞之在上位者酒濯其心壹以

待入軌度其信可明徵也徵驗也而後可以治

入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

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

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

念茲在茲逸書也茲此也謂行此也釋茲在茲釋除也謂欲有所治除於

人亦當顧已得無亦有之名言茲在茲名此

此事亦昔當允出茲在茲允信也信也於惟

帝念功言帝念功則功成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

而後功可念也言非但意念而已庶其非即

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重地故書其人

章以懲齊侯使慶佐為大夫慶佐崔復討公

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字鉏來

奔叔孫還奔燕三子齊公族言莊公斥逐親

禍夏楚子庚卒楚子使遠子馮為令尹訪於

申叔豫叔豫叔叔豫曰國多寵而玉弱弱政

而貴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畧闕地下冰

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繭繭絲楚子使醫

視之復曰瘠則甚矣瘠瘦也而血氣未動言無疾

乃使子南為令尹子南公之子也為藥栢

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栢子藥廩也范鞅以其

亡也怨藥氏十四年藥廩強故與藥盈為公

族大夫而不相能栢子卒藥栢與其老州賓

通藥栢栢子妻范宣子女也幾亡室矣言亂

懷子患之初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

亂以范氏為死栢主而專政矣栢王曰吾父

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謂宣子不為廩責

仇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同為公族大夫吾父

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

從之矣言宣子專政盈其謀如是懼害於主

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證其懷子好施士

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

下軍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著晉邑在秋藥

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游嘉父司空靖邴

豫董叔邴師申書辛舌虎叔熊十子皆雷大

也善舌虎囚伯華叔向籍偃籍偃上人謂叔

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譏其受囚叔向

曰與其死亡若何言雖何詩曰優哉游哉

聊以卒歲知也詩小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

樂王黈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

拜樂王黈雷大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

大夫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室老聞之曰

樂王黈言於君無不行其言皆求救吾子吾

子不許謂不應祁大夫所不能也不能而曰

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黈從君者也何能

行祁大夫外舉不奔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

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言德

順夫予覺者也覺較然晉侯問叔向之罪於

樂王黈對曰不奔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

同於其是祁奚老矣老去公不聞之乘駟而見宣

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詩周頌也言文武有惠訓

之德加於百姓書曰聖有蕃勳明徵定保書逸

故子孫保賴之蕃謀也勳功也言聖者有夫謀而鮮過惠訓

不倦者叔向有焉謀鮮過有蕃勳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社稷

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

其身言不以父罪廢其子以弃社稷不亦惑乎鯨鯀而禹興

湯孫也荒淫失度伊尹放之相宣二年改管

悔而復之而無恨心言不以一怨妨大德蔡為戮周公右王言兄弟罪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

也弃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

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不見叔

向而歸言為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執不

謝之明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

不使見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

生龍蛇言非常之物彼義余懼其生龍蛇

以禍女敝女敝族也敝能能國多大寵六

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六使往視

寢生叔虎義而有勇力樂懷子璧之故羊舌

氏之族及於難樂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劫

賤辭於行人王行日天子陪臣盈諸侯之臣將逃

得罪於王之中臣命故日守臣將逃

罪罪重於郊甸重得罪於郊甸謂為郊甸所所

無所伏竄敢布其死布陳昔陪臣書能輪力

於王室王施惠焉輸力謂輔相晉其子靡不

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奔書之力臣

猶有所逃大君謂若奔書之力而思靡之罪

臣戮餘也罪戮將歸死於尉氏尉氏不敢

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布四體王曰

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尤晉逐盈而自使司徒

禁掠樂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輶輶候送

客之官也輶輶關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即

三年始會於商任錮欒氏也錮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齊

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

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須禮而行政身之守也政存

則身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為二十五年齊

欽光二十六年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牽備執刺傳

四子晉大夫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黶謂范宣子曰

盍及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

也余何獲焉言不為已用王黶曰子為彼欒氏乃

亦子之勇也言子待之如欒氏亦為子用也齊莊公朝指殖

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

誰敢不雄然臣不敢于陰之役先二子鳴八

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此於雞鳴而先鳴莊公為勇爵

設爵位以殖綽郭最欲與焉自以州綽曰東

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識門版數

亦在十八年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

對曰臣為隸新言但為僕隸尚新耳然二字者譬於禽

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言掌射得之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夏四

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無傳子叔齊字冬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無傳楚殺其大夫

公子追舒書名者寵近小人貪而多馬為國所患

傳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公頻與晉侯外會今各將罷還

魯之守卿遺武仲為兩過御叔御叔在其邑

將飲酒御叔魯御邑大夫曰焉用聖人武仲多知人謂之聖

我將飲酒而已兩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

不可使也而傲使人言御叔不國之蠹也令

倍其賦古者家其國邑故以重賦為罰傳言穆叔能用教夏晉人徵

朝于鄭召鄭使朝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少正鄭

公孫僑子產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

即位魯襄八年即位八月即位年之八月而我先大夫子

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

執事諱不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

于楚因朝晉不見禮生朝楚心晉是以有戲之役在九年楚

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

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

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

以觀釁於楚實朝言觀釁飾辭也言欲往視楚知可去否晉於是

乎有蕭魚之役在二十一年謂我敝邑邇在晉國競

諸草木吾臭味也晉鄭同姓故而何敢差池差池不齊

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土地所有重之以宗

器宗廟禮樂之屬以受齊盟齊同也遂帥羣臣隨

于執事以會歲終朝正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

而討之石孟石與淇梁之明年淇梁在十六年子蟜老矣

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掌酎酒之新熟重者

為酎新飲與執燔焉助祭間二年闡君將靖

東夏謂二十一年四月又朝以聽事期先澶淵

朝以聽會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

會期

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也無

日不惕豈敢忘職也大國若安定之其朝

夕在庭何辱命焉言自將往若不恤其患而

以為口實口實但有其無乃不堪在命而翦

為仇讎翦削也謂見利削敝邑是懼其敢忘

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傳言子產有

商任之會受命於晉受錮樂今納樂氏將安

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

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入執信臣入執共忠

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

又矣為二十五年齊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

歸邑于公黑肱子張召宰老宗人立段段許石而

使黜官薄祭黜官無祭以特羊殷以少牢四

祭以羊豕殷盛也祀以三羊三年盛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

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

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

也已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

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詩大雅侯維也義取慎法度戒未然

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錮也欒盈

猶在齊晏乎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

不懼為明年齊伐晉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

益祿而有馬數十乘言子南備寵觀起令富楚人患之

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弃疾為王御士御王車者王

每見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

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

爾其居乎問能止事我否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

洩命重刑臣亦不為漏洩君命罪之重王遂殺子南

於朝輟觀起於四竟輟車裂以徇子南之臣謂弃

疾請徙子尸於朝欲犯命取殯曰君臣有禮唯二

三子不山欲犯命移尸三日弃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

徒曰行乎行去也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

然則臣王乎曰弃父事讎吾弗忍也於事是讎於實

是君故雖謂遂縊而死又傳譏康王與人子謀其父失君臣之義

復使遠子馮為令尹公子齮為司馬屈建為

莫敖屈建子木也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

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

於人中申叔辟遠子不欲與謀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

遠子就申叔家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

吾適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

何敢告乎言恐與子非罪曰何故對曰昔觀

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

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遠子懼懼至謂八人

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已

復生自知知我者如夫子則可夫夫子謂申叔也

已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辭

之十二月鄭游取將歸晉游取公孫董子未出竟遭

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舍止其邑丁巳其失



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十一月無丁巳丁巳

子展廢良而立太叔良游取子大叔取弟曰國卿君之

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明

有罪而良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

又不賢故鄭國不討專殺之人所曰無昭惡也交怨則父之不

循益以抑強扶弱臨時之宜

春秋經傳集解襄三第十六

